

第一卷

李宽定选集

散

文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宽定选集. 1, 散文 / 李宽定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11

ISBN 978-7-5306-5244-2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2515 号

责任编辑: 曾永辰
装帧设计: 魏钧泉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66.5 插页 32 字数 115 万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每套定价: 380.00 元

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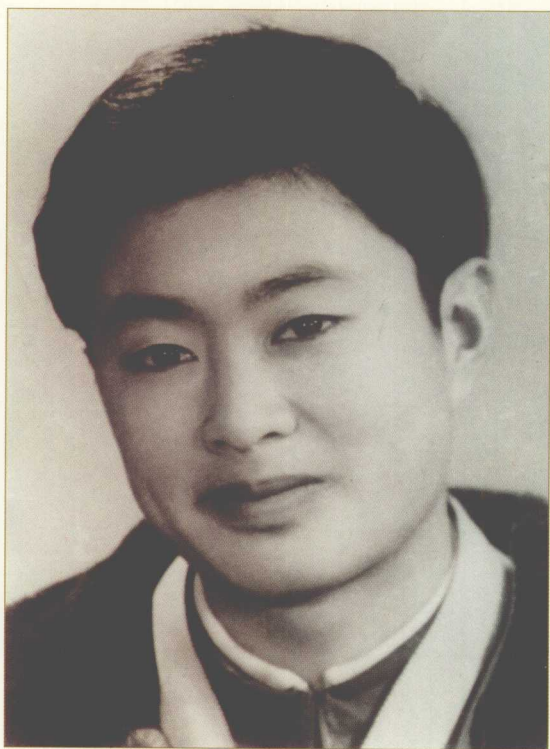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年前，揣着调令担着离愁，怀着一线希望，只身来到贵阳。如今，三十年前的明月依旧，但三十年前的悲苦与期盼，都已经成了记忆；记忆犹新，转眼已是暮年，往事不堪回首。所幸的是，掐头去尾，人生就只有一个三十年！倘若让我重复一次这三十年的路程，我是再也没有当年的那份勇气了。人可以一无所有，但不能没有希望。就是藏在心中的这一线希望，支撑着我从风风雨雨中一路坎坷地走过来；走过来了，才恍然这是怎样的无味！不就是想让母亲泉下含笑，不就是为让妻儿丰衣足食，不就是希望能给人世间留下点什么，就为着这么一点点希望，与人争与己争，视自己为寇仇，一味地挤压自己。三十年，弹指之间，心愿是了了，自己也了了；了了有何不了？苦的是了犹未了。我们中国人尚长寿，其实，人不欲死之，死固然是一种不幸，但欲死而不了，又焉知是福。“今朝脱下鞋和袜，但愿明日不再穿”，我祈求上苍。但清晨偏又早早醒来，还得无可奈何地把鞋袜穿上，再往前无滋无味地走一程。既不愿打太极养身，也无意养花鸟怡情，又总还得有点事情可做，才能打发这漫漫不知所终的日子。所以，才把这三十年积攒下的文字搜罗拢来，挑出这些今日还能一看的，交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印制这套选集，算是对自己也作了个交代。

长天无艮兮鸟飞，倦鸟欲归兮无期，归无期兮奈何。这大千世界，过去无我，今后无我，本亦该无我；活过了，就了，人在天地间本来就只是一个过程。是为序。

2009年7月7日·贵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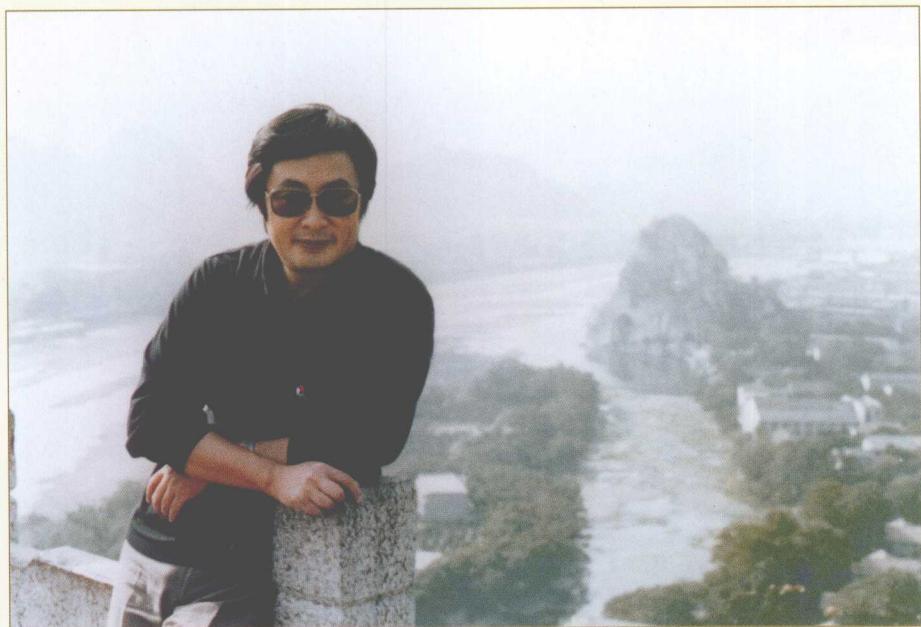
10岁，我最想的是：
天天都有白米饭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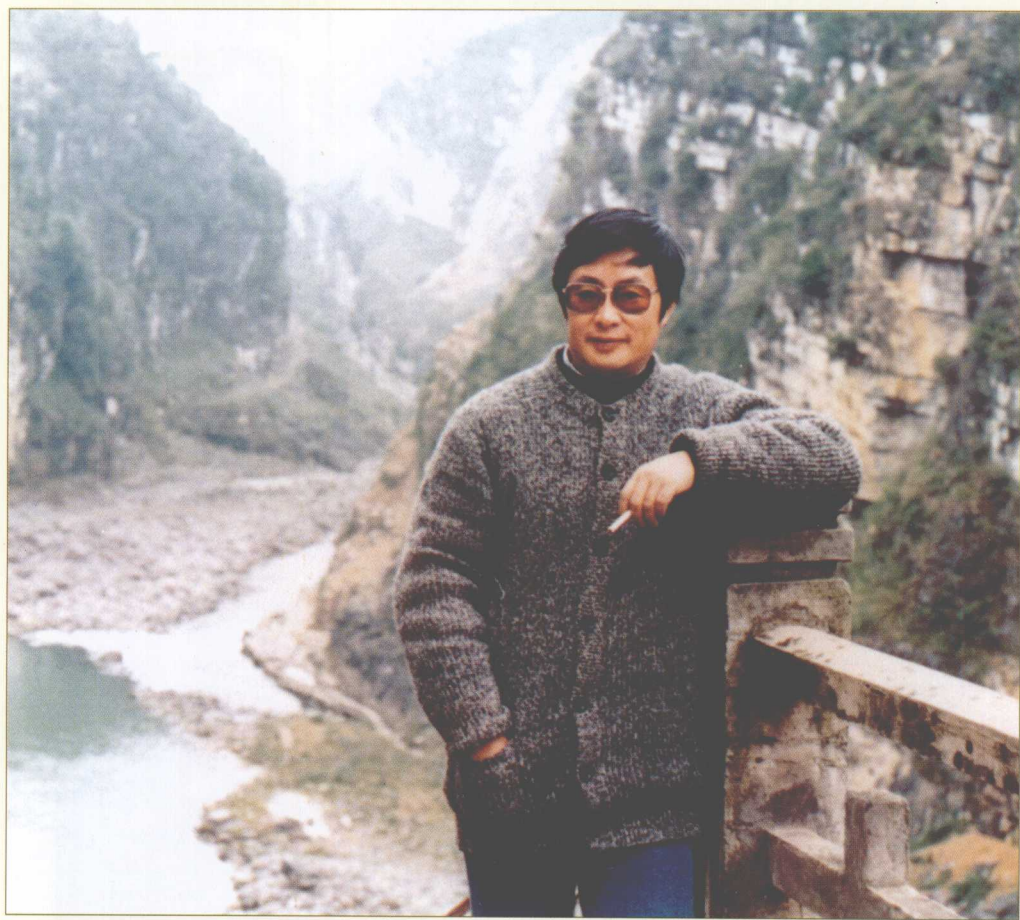
20岁，我最想的是：不管
填什么表，都没有“家庭出身”
这一栏。



30岁，我最想的是：向世人证明我并不比谁差劲。



40岁，我最想的是：对九泉之下的母亲说一句：妈，我成功了。



50岁，我最想的是：我也该为我自己活几年了。



60岁，我最想的是：无疾而终，让我早日离开这个尘世。

目 录

散 文



第一辑 故人往事

哭 亲 人

母 亲 \ 003 韵 姐 \ 014 七 哥 \ 021 哥 哥 \ 027

悼 友 人

小 向 \ 033 令 狐 \ 037 和 平 \ 046 炳 生 \ 051

祭 师 长

老 褚 \ 053 老 庞 \ 054 老 文 \ 062 沈 老 \ 070
苏 老 \ 076

忆 故 人

连 君 \ 081 小 娘 \ 087 小 叔 \ 092 赵 叔 \ 098

第二辑 世事随想

罗 蓉 \ 105 刘忠瑛 \ 106 孙秀君 \ 108 吴作文 \ 111

陈星国 \ 114	冯 云 \ 116	胡杨 \ 舒莉 \ 宋琳丽 \ 117
黄进秀 \ 120	康开贵 \ 122	鲁双美 \ 124
宋继森 \ 127	田照广 \ 130	王 彬 \ 132
辛国镇 \ 135	徐 亮 \ 136	徐文谋 \ 137
张润福 \ 139	张忠汉 \ 141	祝擢华 \ 142
潘宗德 \ 126	吴昌遇 \ 134	张惠民 \ 138

第三辑 半世人生

初恋三章

岁 月 \ 145	记 忆 \ 149	乡 恋 \ 152
--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故乡三章

乡村——那遥远的岁月 \ 155	小城——我痛苦的记忆 \ 166
故乡情 \ 174	

我、你、他三章

我从山里来 \ 184	君自故乡来 \ 186	黔北有个龚光融 \ 188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

外景地三章

夜郎行 \ 191	石头寨 \ 194	本寨人 \ 197
--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杂说三章

夏夜 \ 201	男人与父亲 \ 209	说三道四 \ 213
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阅读三章

读龚光融的小说 \ 233	读西篱的诗 \ 240	读吴晓平的摄影 \ 243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

后记三章

《山月儿》后记 \ 245	《山林恋》后记 \ 249	《小家碧玉》后记 \ 251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

代跋

海天园的碑文启示 \ 253



第一辑 故人往事

母 亲

亲情掩盖着无情

——随感录

母亲坟头上的青草,已几经寒暑,几度枯荣。坟头上的泥土,一次次塌下去,又一次次垒起来。如果,真如佛家所言:世有轮回,人能转世投生。那么,母亲投生转世之后,都已届而立之年,又开始了含辛茹苦地养育她新生的儿女。所幸还好,奈河桥上王婆的那碗迷魂汤,是每一个通往幽冥的亡灵都必得要喝下去的,让人忘却生前的荣辱与悲伤。不然,我难以想象,投生转世的母亲,倘若还能记忆她前世的那些艰辛与悲苦;而那些艰辛与悲苦的结果,又是怎样的无谓,她是否还能有再活下去的勇气。我不知道,我的外公外婆在养育母亲的时候,是不是也和母亲养育我们的时候一个样子。但我却比谁都清楚:我却一直在重复着母亲那无谓的人生;而且,和母亲一样,也非要熬到油枯灯熄离开这尘世为止。

我为母亲哭泣,思前想后,更为母亲悲伤。有时,我真恨我的父亲。他把我带到这人世上来,才短短的九十个白天黑夜,就把我和姐姐哥哥们一齐丢下给了母亲,自己撒手尘寰。无疾而终,这于父亲自然是一种幸运,一种福分,但无疾无征兆,连话都未留下一句就突然长辞人世,这对母亲却是何其的残酷。五十多年前那样的岁月,一个刚满四十的妇人,仅靠那样一点微薄的家产;在家族中人的环视挤压之下要把几个尚不知人事的儿女拉扯成人,那该是怎样的艰辛?父亲把什么都带走了,只把伤痛和苦难的岁月留给了母亲。而母亲却对父亲的阖然长逝不能释怀,把父亲留下的那点微薄的家产卖掉三分之一,给父亲办了个很风光的后事。她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死去的亲人,才不枉她和父亲夫妻一场。接着,又将余下的家产卖掉一半,给韵姐置办嫁妆。韵姐的婚事是父亲生前定下的,她要让韵姐风风光光地出门。

她不能让韵姐婆家的人笑话登墀先生家寒酸。但是呢,嫁妆置办好之后,韵姐还未出门,一个腊月寒冬的夜晚,十多个蒙面的汉子破门而入,把家里值钱的和不值钱的都抢了个精光。韵姐的嫁妆,自然不能幸免。母亲急了,红着眼睛和蒙着脸的强盗厮打。她一个妇道人家,哪是一群大男人的对手?好在那些人要的是钱财不是命。不然,母亲就是有十条命,也没了。好多年以后,母亲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,说:“抢我家的人是谁,又是谁把那些人串通起来的?别以为把脸蒙起来我就知道了,我心里有数!唉,亲人,有时候比仇人还狠啊!”

岁月把往事沉淀之后,蒙在亲情面纱后面的嘴脸就会清晰起来。二十多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,在清理阶级队伍时,无意中清理出当年抢劫孤儿寡母的祸首。真是让人做梦都难以想到,暗中策划和主持抢劫我们的,竟然真是我亲亲的……算了,往事已矣!如今,他已经故去多年,就让他作的孽和他的名字随他一起入土为安吧!

母亲说,谁串通起来抢我家,她心里有数。父亲生前结下的怨,他死了,人家纠集起人欺上门来,把家里抢得一千二净;无非是想让人看看他登墀先生家的落魄景象。她不服这口气,把剩下的家产全部卖了,重新为韵姐置办了嫁妆,硬是风风光光把韵姐嫁出了门。

但是呢,两年之内,两场红白喜事办过之后,我们家也就家徒四壁,算是彻底的破落了。当然,这些陈年往事,都是听母亲和亲友们说的,在我的记忆中,搜寻不出半点印痕。

母亲去世以后,我曾多少次追寻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,但终不能得。往事如烟又不如烟,一桩桩一件件,却还都觉得那不是最早的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没有看见母亲哭过;当然,也没有看见母亲笑过。母亲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印象,始终是那么的忧伤,那么的疲惫。她总是早早地出门,有时回来很早,有时回来很晚;回家来,有时提一袋芥子,有时拎两升包谷,或一把面条。但大多数时候,两手空空。空着手回来的那天,母亲的情绪就很阴郁;或是坐在火膛边,看着火膛里蹿动的火苗发呆;或是坐在门前的沙棠树下,望着天边的浮云叹气,久久地不说一句话。每到这个时候,两个姐姐对我就特别好。她们背我、抱我,把我带到外面去,悄悄教我:

“弟,你要乖,不要喊饿。你不懂,妈好难啦!”

没有家产,没有工作,家里只有几张嗷嗷待哺的嘴;无米之炊,焉能不难?但那时,我还不明白母亲的难处;只记得在断炊之后,母亲和姐姐把父亲留下的那些书,当作废纸背到天门东去卖给造纸厂的时候,每次都会带我去,是件让人兴奋不已的事情。因为,每次卖掉了纸之后,拿到钱,母亲都会在纸厂门前的小摊上,买两个烧饼,分给我和姐姐吃。真正懂得母亲的难处,体会到其中的苦涩和辛酸,是后来,当

我自己成为人父,回忆起母亲当年那些往事的时候。

到我清楚一些人生世事的时候,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;没有收入,又告贷无门。夏天的炎阳冬日的雪,母亲大都在外奔走;能借到两升包谷的时候,是怎样的喜悦与哀伤;什么都没有借到空着手往回走的时候,又是怎样的痛苦和沉重。大家闺秀,又嫁到书香门第,这无形中铸成了母亲过人的自尊与虚荣。面子攸关,母亲在滞沉的岁月里咬紧了牙,苦苦地撑持起登墀先生家的门庭。但贫穷,却无情地剥蚀着她做人的尊严。山穷水尽的家境,孤苦无助的未亡人,苦苦地养育着她的几个尚不知人生世事的儿女,这已经是举步维艰。而家族中的人呢,却在算计着父亲留下的那几间空房子,明着牵线说媒,暗里播散蜚语,巴望着走投无路的母亲早日改嫁他乡。母亲硬撑着苦熬着,小心防范着,就是不改嫁!多少年后,母亲说起这些往事时,神态中还隐隐有些自豪。

她常说:“女人啦,如是自己撑不起;不用别人推,风都可以把你吹倒!”

父亲去世之后,母亲在这乱云纷飞的尘世苦苦地支撑了二十七个年头。

二十七年,三分之一的人生岁月。乡言:“不怕少时苦,就怕老来穷。”母亲的前三分之二人生岁月,究竟是在怎样的环境中生活过来,详情我不知道。但是呢,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,我却是在贫穷落魄的环境中,伴着母亲一天天一年年走过她的老年。看着她脸上的皱纹一天天加深,看着她头上的白发一年年增多;身为人子,却欲助无力;结郁在心底的痛楚与悲伤,激起了一股子奋发的狠劲;希望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,让母亲一展愁眉,还报老人家一片养育之情。但是事事沧桑,哪能尽如人意?等我自觉总算事业有成的时候,母亲离开人世已经十三年了!空有一颗孝心,却欲报无门;唯有把对母亲无尽的思念,细说给我的儿女们;让他们记住在遥远的故乡,一个名叫“金家岗”的小山上,那蓬低矮的茶树下有他们祖母的坟茔。那一天,大限到来,我也化成青烟在人世上飘散之后;他们也不要忘记,清明时节,代我回去在她老人家坟前磕个头,给她老人家点炷香、烧点纸。

二十多年岁月,不算短,也不算长。但20世纪之初的那二十多个年头,却是几多风雨,几多霜寒,几多人无法承受荣辱间的骤变饮恨九泉。支撑着人咬牙走过那么多灾多难的岁月,苦苦地活下来的,是深藏在每个人心里的那点希望。母亲的希望,是她的几个儿女都能够长大成材。“只要你们都能顺顺利利的长大成人,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去见你们的爹了。”这话在我儿时,她就不知道说过多少次,早已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。但这话中的苦涩,却是在我漫漫的人生路上,一点点思量、一点点体会、一点点醒悟出来的。

母亲他们那一代人,大都经历了从民国到共和国的巨变。敲锣打鼓迎解放,欢

天喜地庆翻身,这是今天电影电视里的场面。故乡的解放,是一个冬日有太阳有霜的早晨,婶娘从城里卖菜回来,逢人就说:“城里头来了好多兵,说是解放了!”大家才知道解放了。但听说过也就过了,一如既往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我们那小山村里真正热闹起来,是土改,是打土豪,分田地。有人喜欢有人愁。那些日日夜夜惊恐与期盼,绷紧了村子里每个人的神经。先,给我家定成分是贫农,属于翻身解放的一边。其时,哥哥已参军了,我家还是军属;门上贴着政府送来的“光荣之家”的小红匾。对打土豪分田地,也有我家一份。那个雨天的早晨,村长来通知母亲,叫母亲去分胜利果实。母亲说好,好,马上去;把村长送走之后,她却把门一锁,带着我们上山砍柴去了。一路上,给我们说:“人家的东西,再好也是人家的;我们不眼红,不要。你们想要什么,等你们长大后自己去挣。”到了晚上,因为我们家没有去参加斗争会,村长就给我们送来了一个衣架,两把太师椅和十个青花碗。母亲连声谢村长,但等村长转身一走,她就叫三姐和四姐将这些东西都搬到书房的阁楼上去了。我好像在那椅子上坐坐,她不准,还说:“那是人家的东西,我们不要。靠分别人的东西发不了财,要发财得靠自己发奋,你要好生记住!”

母亲不愿去分浮财,不要别人家的东西。但她万没想到,我家虽然没有田地,但却有好几间房子;别人早已在暗中谋划着怎样才能打我家的土豪,分我家的浮财呢!

先,是一个姓翁的乡长来找母亲,晓以大义;说有的贫雇农没有房子住,而我家的房子却空着没人住,叫母亲主动让出一半来,分给贫下中农。临走,还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:

“你们是军属,自己主动这样做,是带头,对大家都好。”遗憾的是,母亲没有注意到乡长这句话里的话,没有答应让出一半房子来。大约是半年之后,一个灰蒙蒙的清晨,我们还没起床,一大群人跟在村长的后面来到我家。村长身边的农会主任宣布:经农会调查核实,原先给我家定的贫农成分定错了,我家应该定为破产地主。农会主任的话一完,大家就高呼口号:“打倒破产地主罗素珍!”接下来自然就是分我家的浮财了。以往村长都是称呼母亲“二娘”;那天改口了,直呼母亲的名字,说:“罗素珍,你给我好生听着!你儿子参了军,你家还是军属,给你家一些特殊照顾。你要那两间房子,要哪些东西,你说,由农会给你留下。其他的,通通搬到坝子里去,分!”

多少年后,当我有了一些阅历,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,才明白:村长声音虽大,吼得也凶,似乎阶级立场很坚定;但他适时地抬出了我家是“军属”这块招牌来,让母亲把希望留下的东西都留下了,且非在暗中庇护我家?但当时,母亲不知是没听懂村长的话呢,还是逞强不买村长的这份人情?她把我们都叫到身边,神情冷漠地

对那些人说：“你们想要什么，都拿去好了！我有儿有女，该有的将来还会有！”说完，把家里的钥匙往桌上一丢；拉起我的手，喊上三姐和四姐就走。

那天，母亲带着我们进了城，到了表嫂家。她叫表嫂的儿子带我们到街上去玩。她和表嫂说了些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我们在表嫂家吃了晚饭，等到天黑尽了才回家。天上下着雨，到家身上的衣服全湿了。我们家大小一共八间屋子，给我们留了两间，其余的六间分给了别人，换了锁。最好的两间，是书房和书房楼下。翁乡长一家，等不到隔夜，当日就从大山上搬下来，住了进去。书房阁楼上那个衣架、太师椅和青花碗，自然连房子一起成了翁乡长家的“胜利果实”。留下给我家的两间房子里，除了一张床，一条被子和几条板凳，东西全部搬走了。我家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破产地主”！

那个晚上，母亲抡起了一条板凳，在沟沿上砸烂了当柴，在屋中间烧起了堆火，叫我们把身上的湿衣服脱下烤干。也许是心里难受，三姐哭了，被母亲骂了一顿。母亲说：“哭什么？不准哭！不就是几间破房子，一堆烂东西？拿走了就拿走了！你们要有点出息，就好生发奋，将来出人头地，活出个样子来给那些人看看！”

五十年，半个世纪，一天天过着的时候，确乎是太漫长了。许多时候，说度日如年不为夸张。但过去之后，再回头想当年呢，又似乎太短了！弹指之间，双鬓已白。我们兄弟姐妹几个，各有一肚子辛酸，也各有一个奋发的历程；虽然谈不上有什么辉煌的建树，但若与当年村里的人相比，却是活得一点也不比谁差！倘若母亲能活到今天，我敢肯定，她一定会催促我们兄弟姐妹一起，带着孩子，开着自己的轿车，回乡去一家家给村里的人拜年。母亲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她儿女的身上。儿女们一个个都长大成人，有了出息，她觉得她该扬眉吐气了。

儿女们一个个长大成人，但母亲却未苦尽甘来，非但没有享上清福，反倒像个老妈子一样，把韵姐的孩子带大，又给三姐带孩子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早上，她还抱着哥哥的女儿上街去买菜！

母亲，我就是哭破嗓子哭干了泪，也哭不尽心里的悲苦！听你的话，而我自己也心有不甘；我逼我发愤图强，远比黄世仁逼杨白劳还要狠心手辣。我用我的青春为我的事业奠基，到几经风雨又几度浮沉，生命已是日落黄昏的时候，我终于创出了一片小小的天地。可母亲，你却已经魂归九天！仙尘两绝，母亲，我只能跪在你坟前的石碑下，给你磕头了！

市井之言：“只有不是的儿女，没有不是的父母。”这句话，颇有点“君子要臣死，臣不死不忠；父要子亡，子不亡不孝”的味儿，很蛮横，也很霸道。但倘若把“是”的意思放宽一些；那么，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：儿女孝敬父母的不及父母给予儿女的